

许久东 / 著

旭氏家族的 女人们

二奶奶与祖奶奶和大奶奶柳柔枝、三奶奶宋春梅，还有六妹，则远远站在人群后面一截残垣断墙上，观看游行及秧歌队伍。祖奶奶神色凝重，三奶奶神情憔悴，六妹和大奶奶一样面无表情。二奶奶左右巡视，看见东风、冬阳、冬眠、殷柱等孩子们正在人群中东钻西跑耍闹，

心念不禁一动，轻声说道：「新中国了，该让孩子们好好上学念书了！一定得让他们好好上学……」



许久东

著

旭氏家族 的女人们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旭氏家族的女人们 / 许久东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5306-4854-4

I. 旭… II. 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4704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5 插页 2 字数 284 千字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33.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反映一个大家族悲喜剧的长篇小说。乡绅大户旭家突遭横祸，掌门人二爷旭秋山被人暗杀后弃尸荒野，权力的真空使得二爷的兄弟们各怀心计，致使危难之机持门立户的重担就落在了二爷的未亡之人二奶杨若檀的肩头。其时日寇横行，兵匪肆虐，乡间故里更不乏旭家的死对头，但杨若檀凭借其超常的智慧和过人的胆识毅然苦撑局面，率领族人巧妙地周旋于各种黑白势力之间，于乱世当中谋事了安身立命、人丁兴旺的美满结局。

作品情节曲折，语言生动，人物形象鲜明动人。

引子

世间难得有人知晓，中国云南某县有座“贪官墓”。墓中人是满清咸丰年间姓许的一个县令，因其贪狠过度而被朝廷裁处，当地百姓为彰其贪以戒众生，特修此墓并高树“贪官碑”，碑文尽书其生平劣迹。

据考证，此乃华夏大地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块“贪官碑”。

说来汗颜——首次披露于我们旭氏家族无异是惊天的秘密——碑的主人，就是我旭家的先人。

难说不是报应，自打牌主人的遗孀携儿女远走他乡漂泊流浪，更“许”为“旭”，延续五代，后辈男丁大多短寿且难得善终，便常常是只落得三代乃至四代寡女人们相伴苦守演绎寂寞岁月。

而我，是贪官先人的第六代后人。

由父辈始，旭家男人渐多长寿，旭家女人渐多活寡；由我辈始，旭家尽扫霉晦之气，人财两旺，龙凤呈祥。祸去福至，一种说法是祖父为自己选了一方好陵地，跟大清皇陵在一条风水脉上，自祖父英年蒙难入土于此，经历六六三十六载，旭氏家族苦尽甜来，日益兴旺……如果不是风水先生怕瞎眼睛临时变主意而将陵墓由正位悄悄往下挪了半个穴位，旭家每代至少能出个省长以上的人物；另一种说法是，以祖母为核心的老少三代 10 寡妇，继承发扬光大前两辈寡妇的优良传统，经动荡，历祸殃，承变革，受炼狱，坚贞不屈，处变不移，善正不改，磨难不悔……惊天地泣鬼神，从而改写旭家命运，福荫后代子孙。

两种说法难以查考，便只将祖父蒙难之后旭家三代 10 寡妇饮泪泣血苦守性灵泽育子孙的一段特殊历史下的奇异岁月，一段广为佳话至今流传不衰赢得万千慨叹的凄美故事，如实记述于此，飧有心人见仁见智。

第一章 乱云飞祸

旭家二爷旭秋山神秘失踪了……肇事者够狠，愣是没让二爷吃上年夜饭接岁的饺子！吃过饺子二爷按虚岁就算44岁了。

老人们都说，那是多少年来娘娘河最灰暗沉重的一个除夕夜，云遮雾罩，星月无光。

除了为二爷安危担忧，旭家人心底里最隐讳最敏感最脆弱的那根神经同时被残忍地击中了！——旭家男人果真难逃灾祸宿命么？！旭家女人的凄惶日子果真如似娘娘河延绵不止无尽无休么？！

……五百年前，娘娘河这一带还是一片处女地。莽莽燕山千里苍龙，至此已现龙尾。其山势挥洒酣畅，峰峦叠嶂，起伏飘逸；林木蔽日，百草千花，鸟兽成群。绵延长城三面环绕，出东北口即入冰雪关东；出西北口便踏蒙古草原；出南口迈过一小片平原就是浩瀚渤海了；西去不远，则是大清皇家陵地。康熙爷祭过皇陵去热河行宫，路过此地曾伏虎，御题“打虎林”乃成村名至今沿用。见此宝地，龙颜大悦，遂令一批有功战将“跑马占圈”——每人骑快马限定时辰各去“跑圈”，圈下的山川荒野便获为封赏领地。



从此,这里方始有了人烟。

云南省那个贪官县令的遗孀,携子女颠沛流离,千山万水来到这里,认定此处即是理想中的安身立命之地,如是落在了这个唤作“娘娘河”的小山村。休养生息将近百年,虽然旭家第三代已是只剩得守了大半辈子寡的祖奶奶,后继却是人丁兴旺;长子旭秋水,人称大爷,在关东三省经营粮行、当铺,断不了动车马往家送银子;次子旭秋山,人称二爷,掌管着旭家的山场、土地、染坊、粉坊一应事务,还担当着娘娘河的甲长,无论八路军日本人土匪山民全能摆平,在方圆百里也称得上是响当当的人物;三子旭秋田,人称三爷,是个书生,因了两个兄长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他便乐得清闲逍遥,虽畏家风严正,人又天性怯懦,不敢声色犬马,然能锦衣玉食,厮守娇娘,玩山水弄风月,亦足以令人艳羡了;女儿旭秋虹,正值豆蔻年华,清纯靓丽,思想活跃,在县城里读书,是公认的校花。孙儿孙女就更多了,一个赛一个的招人稀罕。已有三个孙子相跟着娶进了少奶奶。长孙旭冬生屋里前不久刚为老太太添了个宝贝重孙女,取名春瑶。四世同堂,老太太成了名副其实的祖奶奶。

旭家发旺了。比人财显赫更令旭家声名远扬的,是旭家女人。祖奶奶把关操持着娶了三位儿媳妇三位孙媳妇,个顶个的百里挑一,直惊羡得远近乡民们咂嘴传论:好女人都被娶进旭家了。

祖奶奶逢农历初一、十五焚香上供,数十年从无遗漏。祖奶奶亲身见闻历验过婆婆和婆婆的婆婆——那位贪官先人的遗孀——寡妇守业的凄苦无助。自己也是30多岁就守了寡……祖奶奶当年很敬爱自己的丈夫。丈夫身为旭家第三代独苗,刻骨铭心的祈愿就是凭自身的心志本领打拼,堂堂正正使旭家恢复元气,洗褪生为旭家子孙深藏心底的晦暗阴霾耻辱惧怯……或许是基因遗传,丈夫精敏过人,不仅算术能“袖里吞金”——袄袖里的手指算起账来快速准确胜过算盘珠,走南闯北令人称奇叫绝;且书画文章也是行家里手。然则终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在丈夫千难万苦于沈阳、长春、哈尔滨创办的当铺相继开张大吉之际,人却壮志未酬身先死……祖奶奶明白,丈夫是被旭家人心里那块看不见的石头压死的,是为了搬开这块石头累死的!……艰辛使命落在了未亡人肩上。祖奶奶虔诚地拜求神佛保佑,保佑她接替丈夫携领旭家走出阴影笼罩走向明丽吉祥。

祖奶奶没有愧对丈夫,没有愧对婆婆和婆婆的婆婆。20年苦熬苦守,20年呕心沥血,如今的旭家已算得上是风光无限!私下里便免不了时常感到成就与慰藉。甚而想,是否几乎已然接近完成丈夫的遗志了?

然而,尽管生平多逢世道变幻莫测,祖奶奶依然怎么也不会想到,她的身心炼狱,她的积德行善,她的含辛茹苦,远远未能迎来旭家噩梦祸殃的结束;也不愿不敢想象,她个个如花似玉的儿媳、女儿、孙媳乃至凡与旭家男人有沾染的女人,不需多久也将跌落守寡岁月承受漫长的熬磨……

更想不到的是,骤然成为旭家第四代头一个寡妇的,竟是她最赏识喜爱的二儿媳——家里家外深得敬重的旭家二奶奶杨若檀!!

……

“不必寻找。不许声张!汉奸旭秋山已被镇压!”……二奶奶仿若一霎时目光变得幽深森冷。

……

夜空昏沉。三连星横挂西斜。寒风漫卷飘零雪花,和着林涛嘶鸣。村内几无人声,间或一两只二踢脚崩起在空中炸响,招惹三五声有气无力的狗吠。村西一条冰河,只中间窄窄如飘带般的水面尚未结冻,水流缓缓发团团热雾。

河边土路,路侧高墙,高墙围困着一个偌大的村庄——那就是被日本人“集家并屯”设为“人圈”的娘娘河村了。庄内多为起脊草房无序排列,家家户户全亮着灯,暗黄的灯光从纸窗格中漏出户外;不少户大门口或院中还挂着灯笼在寒风中晃动。

旭家大院坐落在村西南临近围墙。大院由若干小院组成。大门口及各院小月亮门口均亮着灯笼,却是肃冷空寂而无丝毫喜兴。琉璃瓦门楼下,两扇厚厚的黑木门,被风刮得忽开忽合,发出令人心悸的声响。院里两只大狼狗仿若也感觉到了气氛的异样,两双狗眼时刻盯紧大门口。

……身着过年新装的旭家老小及雇工们齐聚饭堂。饭桌上摆满显然已放凉了的水饺。众人神色不安,目光不时瞥向祖奶奶和二奶奶杨若檀。

出大事了!由不得旭家不慌神。时逢乱世,娘娘河一带地处热河、河北、辽宁、内蒙四省交界,属日本傀儡皇帝溥仪的满洲国管辖,却与蒋介石的“国



统区”、共产党的“解放区”均是咫尺相邻,各方势力明明暗暗人人鬼鬼剿剿杀杀,使得每个人都像地上的蚂蚁,随时都有亡命之灾;何况二爷不仅是娘娘河首富旭家大院的当家人,还是娘娘河村的甲长——若干年后被定性为“伪甲长”,属严重“政治历史问题”;还是方圆百里的头面人物,长时间里与作为入侵者的日本人满洲国的国军国民党的中央军共产党的八路军聚散无常的山匪“胡子”……日满特务国民党“军统”“中统”共产党“地下党”以及市面上的黑白两道三教九流……都免不了有瓜葛往来。尤其是近来娘娘河所在的青源县一些有名有姓的人物接二连三突遭不测……旭家人早就隐隐约约为二爷揪着心了!……

任凭是饱经沧桑的祖奶奶,此时此刻内心也是一阵阵发紧一阵阵发冷。摘下斜挂在勉衿大袄腋下的长杆烟袋,装旱烟的手便有些微微颤抖。心细的大少奶奶垂觉地替奶婆婆装上烟,点上火。

看着满桌冰冷的饺子,二奶奶心中明白自己深深依恋的大男人已然是凶多吉少了……午夜时分身怀六甲的二奶奶叫醒小儿子旭冬眠来饭堂吃接岁饺子,听说刚才二爷在门口看孩子们放花炮时被人叫走了,当即本能地心中一凛,立马便叫家人和长工们四出分头去找!可找遍了娘娘河人圈渺无踪影……

“啥人这般黑心肠!大过年的,”大奶奶柳柔枝语带哭声,“他们会把我二兄弟带到哪儿去呢?”

三爷旭秋田已是六神无主:“……不测风云……天飞横祸……天飞横祸呀!听说近些天已有好几个甲长、村长、协和会长一类人物于夜间失踪……”

大少爷冬生二少爷冬雷三少爷冬至恼恨焦躁双眼冒火。冬生瞪了三爷一眼:“失踪的都是铁杆儿汉奸。我爹他……他是功臣!”

冬至紧攥双拳恨声道:“哼,不管是谁,若敢暗算我爹,我就灭他满门!”

冬雷应和:“料他们也不敢!敢他妈惹我们旭家……”

“还是先说眼前吧。”姑奶奶旭秋虹蛾眉紧锁,“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在家傻等着呀!”

二奶奶目光由迷离渐转坚毅,心底尚存一线希望,对祖奶奶道:“秋虹说得对,不能就这么干候着听天由命,妈,咱得想辙找人!”

祖奶奶面色如霜,语声沉缓:“想辙……不想辙还中?只是我心里……”

一时有些麻乱。你就安排调派吧。”

二奶奶思虑片刻，定神道：“大伙儿先吃饺子。这接岁的饺子不能不吃。”见众人皆不动，正色催促：“快吃呀。你们吃着，我说着，两不耽误。吃饱喝足，出去办事儿好有劲儿。”

众人始凑桌前，闷声吃饭。

二奶奶分派冬生和长工山牛连夜骑马去岭东老祖山青龙河一带，务必想方设法寻找到八路军的柏方舟柏区长；派冬雷和长工小满去西凤口镇请在日伪讨伐大队任大队长的舅姥爷金湘速来娘娘河。

屋里正在分派，屋外两只狼狗一阵狂叫！小童工石猴儿腿快，拣回一张用匕首扎着的白纸。众人急围上前，只见展开的白纸上用粗笔红字，祖奶奶惊问：“那上写的啥？快念！快念！”

冬生看二奶奶，见二奶奶点头，念道：“……不必寻找。不许声张！汉奸旭秋山已被镇压！”

众人面色骤变。二奶奶眼前一黑险些晕倒，强自撑住。祖奶奶大叫一声：“我的儿……”向后便倒，经众人呼叫救治方缓过气来。双泪长流，流淌出无声的哀怨。三爷一屁股坐在地上，一起一伏以头击地，哭哭号号，“咳呀二哥……二哥啊……”女人们更是哭作一团……

山牛问道：“二奶奶，我们还去不？”

“去！”二奶奶仿若一霎时目光变得幽深森冷，“我非找不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待冬生、冬雷、山牛、小满等互视点头离去，二奶奶扶桌缓缓坐下，语气竟似恢复了平静：“都先别哭了……事情还不知真假呢。在没见到人之前，旭家就是要寻，就是要找！老三，冬至，天亮之后，你们爷儿俩带些礼物，去拜会一下黑道人物，道儿上人耳目灵通，兴许能帮我们打探到消息。”

三爷抹着鼻涕眼泪点头。冬至的脸则被仇恨扭曲着。

“三妹子，冬生家的，冬雷家的，冬至家的，”二奶奶吩咐三奶奶和三位少奶奶，“你们娘儿四个早饭后就分头去周边各村亲朋家串亲拜年，请亲友们留神探访消息。”

见三奶奶略一迟疑，祖奶奶强打精神，补充道：“所带礼品，还有须给孩童们的压岁钱，全由大伙里出，不必用你们的私房钱。”

二奶奶又叮嘱女佣七妹：“七妹，你这就去你六姐家，告知你姐夫殷老根



……”

分派完毕，二奶奶轻轻长吐一口气，叫小石猴儿：“猴儿，趁天没亮，你带路，跟我进山！我要亲自去会会那位新来的郑指导员……”

“说啥呢？”秋虹听错了似的瞥一眼二奶奶隆起的肚腹，惊问：“你？！进山？！”

二奶奶点一下头：“不怕的，我心里有数。”

六妹闻听二爷失踪，脸“刷”一下就白了。初次碰面，郑副书记

和二奶奶各自感受到了对手的分量。

三间瓦房独门独院，圈里有猪，架里有鸡，棚里有毛驴儿——六妹与丈夫殷老根拥有的这个三口之家，在娘娘河也算得上是中上等的富庶户了。

年过不惑的殷老根，今年的除夕夜格外的兴奋。六妹搂着儿子早就睡着了，他还在就着接岁饺子喝烧酒，一喝喝到了公鸡打鸣儿。大概因了多年劳作而突然闲散的缘故，面部肌肉以及身形都显得松懈了，瘦长的身材盘腿坐在炕桌前，墙上的影子有点像松了弓弦的弓背。

七妹风风火火进来的时候，他喝得眼已有些发直了。七妹上前一把抢过酒盅：“还喝！天都该亮了，一泡猫尿喝俩年号了！快穿鞋下炕——东家出事儿了！”

殷老根鹞眼一闪，便又恢复了酒态，并未反映出惊急：“东家……出事儿……找我做啥？……出啥……事儿了？”

闻声醒来的六妹见七妹这个时辰跑来，内心一沉，急问：“快说，咋的了！”

“二爷……二爷被人整走了！”

六妹因刚睡醒红扑扑的脸色“刷”一下就白了。酒醉心未醉的殷老根把六妹的表情变化尽看在眼里，嘴角掠过一抹冷笑。

七妹伸手拉扯殷老根下炕：“快去，二奶奶要出围子……二奶奶让告诉你，这几天东家寻人难免早出晚归的，要你跟各当班门岗都关照好喽，多行方便。”

“二奶奶……要出围子?!”六妹忧心忡忡,而殷老根的酒似乎一下子醒了一大半儿……

二奶奶要进山,不光殷老根没想到,新来的中共西凤口区副书记兼八路军龙河区队指导员郑枫也没想到。

石猴儿常奉二爷密派进山给龙河区队送军需品,对区队在燕尾山的宿营地熟门熟路。一向娇贵的秋虹不放心二奶奶,一咬牙也跟着上了山。沟谷交错,林深树茂,荆草丛生,崎岖羊肠山道似有似无。秋虹、石猴儿各自手提一盏灯笼,一前一后护扶着二奶奶跋山越冰艰难前行,终于在一处较平缓的山凹找到了八路军龙河区队驻地。

虽然身怀六甲一路奔劳,二奶奶修长的身材并不显臃肿拖沓。微微前挺的肚腹线条圆润而柔和,背后腰与臀的曲线便愈发鲜明而自然张扬,衬托着清秀端庄的容貌,明澈沉稳的眼神,令人一见便不由得肃然生出几分敬重;身边的秋虹靓丽洒脱,周身蕴涵着乡下女孩少有的自信与聪敏。纵是也算见过些世面的郑枫,一见这寻上山来的姑嫂俩,心下也是暗自一惊一叹:旭家女人,果然是名不虚传。

尤其与二奶奶一番言语周旋之后,迎着二奶奶那于不动声色间洞察的目光,郑枫手掌心竟有些湿冷。如是愈发谨慎应对——把石猴儿在旭家院中拾到的那张白纸红字还给二奶奶,言道:“我再说一遍,旭二爷失踪疑案我们真不知情。八路军行事一贯光明磊落,敢作敢当,岂能做了事不认账?也没那个必要嘛。跟你们实说吧,我们要处决汉奸恶霸,必须经区委主要负责同志商议决定,然后还要通报邻近两个区的区委书记或区长,没有不同意见之后方可执行。”

秋虹直问:“郑指导员意思是说,你们从未议过我二哥的事情?”

“没有。秋虹同志,我在县里工作的时候,就看过你和同学们的抗战宣传演出,知道你是个积极进步的青年,也很有才华。我很理解你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对于令兄的突然失踪,我亦深感意外;特别是有人竟敢假借我们八路军的名义嫁祸于人,尤其令人痛恨!”

二奶奶探询:“那依郑指导员看来,又会是什么人干的呢?”

郑枫不接招:“我刚来,对这一带的情况还不太熟系,不好胡乱猜测。”



二奶奶遂正色道：“旭家也并非认定就是龙河区队干的；我们姐儿俩上山，也并不是来跟区队要人，只是想问问清楚。郑指导员您初来乍到，有些事儿还不吃底。我男人旭秋山当了多年甲长，还挂着个青源县商会副会长的虚衔儿，在这关里关外方圆百里也算是个有名有姓的人了。当年柏区长带几十个弟兄出西风口进入这满洲国地界儿‘采地区’，就是让秋山领着联络了30多个甲的甲长，才在这一带站稳了脚跟儿。几年里咱队伍上缺了枪支弹药、药品粮菜、穿戴铺盖，只要传过话来，旭家从没打过驳回儿，作多大难，冒多大险，也得把事儿办圆满喽。日本人要是知道了这些勾当，非把我旭家满门抄斩不可。可秋山他明面儿上毕竟应着日本人的差事。不知情的人要诬赖他是汉奸只怕他长八张嘴也说不清白。我多次劝秋山趁早别干了，这阴一面阳一面的似同走钢丝，稍有闪差就会摔得粉身碎骨……秋山却不当回事儿，说自个儿没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

郑枫面色凝重目光却闪过一丝飘忽：“如此说来，旭二爷虽当着伪甲长，实际上却是对抗日有贡献的功臣……你们能这般熟门熟路地摸到我这营地来，足见旭家与龙河区队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样吧，你们先回去，想方设法加紧寻人。我们亦将下力量追查此案。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们。”

二奶奶与秋虹交换下目光，起身告辞。郑枫亲自安排，命两个战士抬滑竿送二奶奶下山。

待二奶奶们背影远去，郑枫命令队伍：各哨卡日夜严加防范！随时准备转移营地……

旭家大院的又一个不眠之夜……老少三代女人们的心绪却是各不相同。

当年旭家大院在方圆百里是闻名遐迩的。如果不是土地改革以后被一番番切割得面目全非，半个世纪之后注定也将会带动山奇水秀的娘娘河成为红红火火的旅游景区。

大院占地三十亩。对着前院大门一排正瓦房，是饭堂兼长短工们的住舍，门口日夜趴着两只大狼狗；穿过饭堂，中院由左右两排六个小院组成，小

院的格局乃至月亮门都是一模一样的；后院全是平房和草棚，饲养着骡马牛羊猪鸡鹅鸭，近乎一个小动物园。

二奶奶二爷和尚未成婚的孩儿们住左首东院的当中；后小院儿住着祖奶奶和姑奶奶秋虹；前小院儿住的是二爷前妻生养的二爷的长子大少爷冬生和二爷的次子三少爷冬至；右首西院后小院儿住的是大奶奶和二少爷冬雷，大奶奶只生了冬雷冬云一儿一女，冬雷大冬至一岁，大排行便排在了二少爷；三爷三奶奶住当中；前小院儿为客房，平日里没客人时就只有七妹等女佣们住着。

……二爷一身白绸衫裤，头顶薄毡帽，骑一头大青骡子，剽悍而霸气——二奶奶双手托着照片，镜框玻璃上洒满了泪滴。

嫁给这个大男人那年，二奶奶17岁。嫁进旭家的当日，17岁的二奶奶就当上了二爷三个儿子的娘。当时冬生10岁，冬至8岁，二爷的三子——四少爷冬风还不满周岁。新婚之夜，二爷就非坚持要冬风和新郎新娘同睡在洞房，旭家四少爷也就毫不客气地尿湿了新妈妈的新被褥还有绣着喜字的红兜肚。到后来二奶奶接连为二爷生下了四儿五儿——六少爷冬眠七少爷冬归。年过不惑的二爷开始越来越盼望着要个女儿。依据民间“酸儿辣女”、“勤儿懒女”之说，二奶奶直觉腹中胎儿不会再是愣小子了，就洋洋得意信誓旦旦对二爷说，此番有了身孕又馋又懒喜辣不喜酸，准定给你生出个宝贝闺女……兴奋不已的二爷哄告二奶奶，千万要把女儿憋过了春节才可以生——春节前是羊年，“腊月羊，跑断肠”，苦命，过了春节就是猴年了。

上一个猴年，二奶奶嫁到了娘娘河。转眼十二生肖一个轮回过去了，二奶奶也从一个娇媚少女变成了练达少妇。年龄的增长似乎未在二奶奶身上留下明显痕迹，较之少女时只是多了成熟女性内敛优雅的韵味风采，尤其在二爷眼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二奶奶是愈发的无可挑剔尽善尽美了。

二奶奶果然听话地把女儿憋到了猴年——二奶奶相信准定是女儿。临产在即，可盼女儿盼蓝了眼的二爷啊，你在哪里呀……

到底是遭了谁的暗算呢？土匪黑道向来与旭家相安无事，尤其对二爷大都心怀感激与敬畏，断无道理平白无故跟旭家结仇。掂来量去，眼下敢碰且能碰得起旭家的，唯有八路军和日本人了。而日本人方面，舅公公——祖奶



奶的亲兄弟金湘担当着皇协军西风口讨伐大队的大队长，西风口警察署宋署长是二爷把兄弟，方方面面面对旭家只有维护巴结的份儿，而日本人总不至于亲自动手。八路军方面……二奶奶总隐约感觉那郑枫的眼神有点儿暧昧——前些时柏方舟刚一离开西风口，升为代理区长兼指导员的郑枫，就将龙河区队在娘娘河的落脚点由旭家转到了白广善白家，游手好闲的“喇叭匠”旭秋叶也摇身变成了区队的联络员——多年来旭、白两家断不了明争暗斗，白家从未占过上风；旭秋叶对二爷一直心存忌恨，听说干了联络员后与殷老根往来见密……至于殷老根，是阴是阳尚难判定，其人绝非善茬儿，有缘由对旭家感恩，亦有缘由对二爷仇恨……

然而二奶奶心里明白只是不愿承认，自己深深依恋的大男人已然是凶多吉少……令人心急的是，冬生和山牛去老祖山青龙河一带寻找柏方舟至今杳无音讯。眼下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放弃努力寻找，不放弃往好里想。拜求菩萨保佑。至于以后的日子，二奶奶无心想不愿想此时此刻也不该去想。纵然是沧桑熬磨久经风霜，面对突发惊变祖奶奶强自撑持着令人心里反倒有些发毛的镇定，可瞒不了秋虹的是，自除夕夜心爱的二儿子失踪，老太太已是两天两夜没合眼了；同样瞒不了秋虹和旭家女人细心眼光的，是老人家骤然间增多的白发，和明显瘦凹进去的原本丰润的双颊。

少年丧母，青年丧夫……莫非在劫难逃还要再加上老年丧子么？！祖奶奶想不通，难道自己吞咽的苦难还不够么？难道命运之神也偏心或偷懒或恶作剧——不然为什么总可着她一个女人折磨煎熬！！

祖奶奶更不可能想到——这才哪儿到哪儿……

或许自然法则确乎无形中存在着得与失间的平衡找补，而饱尝失亲之痛的祖奶奶宁可什么都不得也绝不肯再失亲人，哪怕得到的将是金山银海。至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之类的圣训，心苦了大半辈子的祖奶奶压根儿就理解得似是而非，且不说有十之八九的人吃尽了苦而未得降“大任”，即便那些得降了大任的幸运者，只怕当初也无一人是为了日后渺茫的显贵而申请了那如斯的磨难。

静默如铁的祖奶奶感觉心血正分分秒秒被滴滴耗尽……殷殷痴望着天立地的二儿子能够生还。然以老人家的非凡阅历,心深处不可能不闪回着最坏的后果……是旭家的报应还没有受够吗?!男人走得早,儿女就是她的整个世界。原以为旭家到了如今这份儿上,自己已经完成了使命,可倘若老二真遭不测,谁来挺起旭家门户?老大有关东抽不了身;老三天性怯弱懒散;孙儿辈尚嫌稚嫩,且当今兵荒马乱无理无法命如草芥生灵涂炭,原也不该让啃过书本的孙儿们久困家乡是非之地……

天爷啊!祖奶奶千遍万遍默默祈求,别让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伤痕累累的心灵再遭重创了!抬抬手吧,怎忍心眼见这把老骨头再上绳套驾辕,负重起旭家这挂大车……

二爷出事,旭家男人哭得最厉害的是三爷旭秋田。旭家女人流泪最多、眼睛最红的就数大奶奶柳柔枝了,连日来一直是泪眼不干。

忧心是自然的。大奶奶天生心软,且对二爷一向敬服,尤其偏赏这位小叔子侠骨柔肠有情有义,不似他哥哥旭秋水……旭家也真的缺不了这样一个人顶门立户。若二爷真被牵上了不归路,折损了旭家,而最惨的还是与自己相处甚笃的二妯娌杨若檀——将比自己这个守活寡的还要可怜……

除了忧心,还有惊恐和后怕!

闻得二爷失踪,大奶奶大脑里闪过的第一个人就是旭秋叶……顿觉前胸后背一阵阵发凉直淌冷汗。就在前不久,大奶奶头疼去六妹家——只有六妹才能掐好她的头疼毛病,赶上旭秋叶去找殷老根。先是谄媚着要为大奶奶吹喷呐解闷儿;后来又趁六妹上茅房赖皮赖脸往身边凑……被大奶奶厉色喝止。旭秋叶头一次胆肥起来,讪笑道:硬挺个啥劲儿,还不是守活寡!知道你是害怕旭秋山……哼哼他也甭忒阳蹦喽,我们这样的不敢整他,可早晚有人收拾他!

大奶奶当时没咋在意,以为他不过是泄泄怨忿快快嘴罢了。直到二爷果真出了事儿,她才在忧急的同时心生忐忑:莫非旭秋叶事前确乎知晓了什么?甚而涉嫌参与了这桩罪孽?!那可就遭殃遭到顶了——她柳柔枝就是旭家的罪人!祸害了二爷对不起旭家老老小小,今后的日子将寝食难安……一旦被性情暴烈的旭秋水得知内情,后果不堪想象。



尤其追悔莫及的是，当时不该接旭秋叶的话茬儿驳斥，以致说漏了嘴……

如是，大奶奶柳柔枝的伤心泪，一半是为二爷和旭家，一半是为自己的。

相比之下，此时心情最放松的旭家女人，当数三奶奶宋春梅了。

尽管在人前也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而回到自己屋里，则少见哀伤之情，甚至偶尔还会面露喜色。三爷旭秋田则全然无心觉察屋里女人的表情，竟自口中念念有词悲悲切切，目光呆滞神色恍惚。三奶奶时而有些着急而又无奈地看着自己的男人，想说点什么又终觉欠妥，便每每欲言又止。

三奶奶自知比不上大奶奶柳柔枝是大家闺秀，念过私塾有教养，好心眼儿好人缘儿；更比不起二奶奶杨若檀，虽然这位“续”二奶奶比自己这三奶奶嫁到旭家还晚，可人家嫁过来就是当家的屋里的奶奶，上下人等自然高看一眼，加上人家说话行事精细周到外圆内方，家里家外多得人心。三奶奶生在小户农家，父亲是个劊猪匠，靠走村串户那点不尴不尬的收入维持家计，却生了她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凭着美貌嫁进旭家，提高了娘家的生活水平；父亲买了一头壮叫驴一头大种猪，在家里开展起了配种生意；劊猪的营生也没扔，外加了骗驴，只是不再走村串户，升格为坐等客户赶着猪或驴上门来了——大门口那双杠似的绑驴的木架桩分明告示了宋家今非昔比的综合实力。而一跃成为旭家三奶奶的宋春梅，对自身的景况却日渐滋生出隐约的不满。大爷主外二爷主内，两位爷都是威风八面，呼风唤雨，称金量银，一呼百应；大奶奶二奶奶两妯娌自然也沾光跟着尊荣、实惠。只有她嫁的这位三爷，百无一用是书生，吃凉不管酸，衣食用项全凭人家赏；她名为三奶奶，可混得连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俩侄儿媳都不如，论人缘分量，也就跟不受冬至待见的三少奶奶差不离儿……你说这三奶奶当的她心里能舒坦吗？

却从不敢造次有半句说三道四。她怕二爷的威严霸气，是真怕。可现如今二爷眼见是很难生还了……想到这儿三奶奶心就一阵阵“扑通通”乱跳。

内心忧喜参半的三奶奶少见地殷勤为只知哀哀切切的三爷打来一盆温水，让男人擦去那原本还算清秀的脸上条条块块的涕泪斑痕。

……

三位少奶奶的心情也并不比长辈们轻松。除了勤走动多去陪陪婆婆和